

史凤凰：摄影“发烧友”

赵淑萍

(一)

每年割草收获季节，总有一批“割草客”从远方来到宁波。他们拖家带口，起早贪黑，在割草地里挥汗如雨。今年4月，史凤凰拍摄的反映割草客生活的纪实作品《扛》入展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。这一刻，她很是欣慰——跟拍割草客，她已足足坚持了10年。一次次，她被蓝天下碧海似的割草地震撼，也一次次被割草客的艰辛、坚韧所打动。

与史凤凰熟悉之后，我愈加相信了“痴迷”与成功的因果关系。史凤凰的日常几乎完全被摄影笼罩：与她外出旅游或喝茶聊天，没聊上几句，她保准会把话题引到拍照上去。饭桌上如果“不幸”坐在她的边上，十有八九她会掏出手机，让你一幅一幅欣赏她的近作：这一张是在什么情形中偶得的，那一张拍摄时有多惊险——她的神情是如此专注、着迷，令你实在不好意思移情于转盘上的美味而漠视与她谈论艺术。

因为摄影，她的生活变得异常充实。双休日忙完家务，她就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整理、筛选照片。报社编辑、朋友一个电话邀



人物

史凤凰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从事摄影创作二十多年，作品多次在各大摄影比赛中获奖，其中《回寨过节》获2011年浙江省第二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金奖；《人在旅途》获2012群星璀璨·全国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；《割草收获季节里的孩子们》获2015年宁波市首届摄影艺术展纪实类金奖；2018年4月，《扛》入展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之纪实类单幅作品。2017年10月，个人摄影作品集《流年碎影》由宁波出版社出版。

相机整套被盗，她心疼得要命，还不敢跟家人说。

史凤凰的摄影史，得从她高中毕业那年说起。一位同学有架“凤凰205”相机，假期里，她俩你一张我一张，初次感受到相机的奇妙。参加工作后，报社几位搞摄影的同事将她领进门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了。“说来也怪，以前我体弱多病，自从迷上摄影，经常跋山涉水，居然身体也好了。”史凤凰曾到老年大学旁听钱永福老师的摄影课，每每“缠着”报社同事要求点评自己的图

记录风土人情、人事变迁。深山里的老农、出租屋里的异乡人、割草地里的割草客、水乡河埠头的洗衣女子……都成为她镜头中的主角。

北国冬日，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，外出拍摄，她有时候都想哭。不是因为痛苦，而是一种情绪：为什么要自找苦吃？这样执着究竟图个啥？有一次台风天去海岛拍摄，浊浪排空，她和一众摄影友爬上一座大礁石，一位腿脚不便的摄影友却留在了小礁石上。临近中午，风云突变，出现

(三)

人们迷上摄影，多半是缘于对美好事物的喜爱。史凤凰也不例外。拍摄之初，花海、名胜、笑靥如花的人们，是她聚焦的主要目标。随着对摄影认识的逐步深入，她越来越意识到，摄影的更大价值在于记录即将消失的事物，留住稍纵即逝的瞬间。一张照片，最重要的是影像核心的表达和背后意义的传递。她开始主攻纪实摄影。

她拍摄的《人在旅途》，荣获2012群星璀璨·全国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。评委之一、《法制日报》美术摄影部主任屠杨（现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）对它的评语是：“好的摄影作品考验作者对细节的把握，看能否抓住好的瞬间。这幅《人在旅途》看似普通其实很有意思：以前坐火车是黑皮、绿皮火车，旅途很累，现在是条件很好的卧铺车厢，三个女人还要在有空时做个面膜，从中间我们可以感受生活水平的提高。”专家的评点，使史凤凰备受鼓舞和启迪：好的摄影作品要传递出作者的情怀、态度和立场。

从此，史凤凰不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拍摄，而专注于精选主题，打磨系列作品。宁波枕山瀛海、拥江揽潮。史凤凰力图用镜头诠释家乡浓郁的地域气息和特质。《流年碎影》中的“水乡埠头”系列，让人重温童年的生活，试图留住一种正在逝去的生活情态。其中有一幅作品，拍摄地是青林湾古渡。大桥上，一列高铁正疾驰而来，而桥下的河埠头，一群妇女正在洗衣汲水。远与近、快与慢、古老和现代，在光影里奇妙邂逅。摄影集中的“海韵”系列，似有一股鱼腥味的扑面而来；“讨生活”系列中的那幅《春耕图》，农人赶着老牛在雨中耕田，白鹭在一旁翩翩起舞，自然的诗意映衬着生活的艰辛；而在“都市拓荒”系列中，你能感到喧嚣和浮躁中一种久违的宁静和安详。这些作品，不正是时代和地域的标本和见证吗？

纪实类作品，无需过分修饰，重在平凡中发掘内涵和趣味，这就需要作者拥有一双慧眼。“割草收获季节的孩子们”系列展现了这样的场景：炎炎烈日下，大人们手持镰刀挥汗如雨，他们年幼的孩子，有的在遮阳伞下熟睡，有的在成捆的蒲草堆上玩耍，有的乖乖地趴在母亲背上。一位母亲，劳作之余正在给孩子喂奶……看到这些，你的心会瞬间变得柔软起来——生活尽管艰辛，但爱融化了一切。

我市资深摄影家、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一鸣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有了数码技术之后，拍一张好照片容易，但要拍出一组好照片、搞一次优秀作品展、出一本著作就很不简单了。史凤凰不是专业摄影工作者，她近几年的创作热情可以用‘发烧’来形容，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。”史凤凰的《扛》，不久前入展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。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是一项久负盛名的国际性摄影活动。本届赛事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23万余幅摄影作品，经过10余位国内外评委评选，最终分纪实类、艺术类、“方向·视界”主题类三个类别，遴选出300件入展作品。《扛》的入选，实属不易。

生活中的史凤凰，常常梳着一条麻花辫，风姿绰约。这位身材高挑的女子，一路走来，一路记录，在光影中收拾世间美好，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人生。



史凤凰拍摄的反映割草客生活的纪实作品《扛》入展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

她拍个场景或是人物，她立马放下手中活儿，欣然前往。近来她为《宁波晚报》“文化地图”专栏撰稿，用图文介绍那些古村古镇。每到一处拍摄，为了获得满意照片，常常往返数次。今年“世界读书日”，她应邀去“十里红妆”书店作摄影讲座；江北区文创连萌文化传播中心等社会组织也发出邀请，希望她去作公益讲座。

(二)

有人私下说史凤凰“换相机、镜头就像换衣服”。说这话的人肯定不知道，1995年，她买第一架胶片相机，还是向同事借的钱，后来每月发工资时分期还。在远山近水的跋涉中，相机经常会出“意外”。有一次，为了寻找一个低角度，相机被海水打湿，几乎报废，有次放在后车厢里的

片。加入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后，协会的沙龙活动，王新辉、沈一鸣、叶炜等名家的经验分享，让她受益良多。

2012年，史凤凰首次在月湖大方岳地举办“走过四季”个人摄影作品展。此时，她已开始在全国各类摄影比赛中获奖：《回寨过节》获2011年浙江省第二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金奖；《人在旅途》获2012群星璀璨全国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。同年，她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此外，她还为《再寻麒麟窟》《跟着太阳走一年》《慈城年糕的文化记忆》《金川世家神像考》等书籍，提供了大量精美图片。

2017年10月，史凤凰出版了个人摄影集《流年碎影》。

23年的摄影生涯，史凤凰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繁华都市，偏僻村寨，塞外高原，她用镜头

被当地人称为“注浪”的现象。一个个巨浪铺天盖地地打向小礁石，礁石上的那位摄影友突然不见了……史凤凰吓得简直要哭出来。所幸，那位摄影友落水后用脚奋力一蹬，浮出海面，紧紧抓住救护船上抛来的绳子，逃过一劫。

自然，拍摄途中也不乏美好记忆。比如行走在古老的村庄里，拐角处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，连声狂吠，吓得她大喊“救命”，主人急急跑来解围，并投来歉意的目光；临近中午，村里的阿姨婶婶看到女摄影师汗流浹背，会热情邀请她去家里吃饭，还送上采摘的新鲜果蔬……一些住在深山的老人，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，从未拍过照片，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史凤凰会细心记下地址，将扩印好的照片邮寄过去，或在第二次采风时送上。



《人在旅途》

（史凤凰摄）

鉴赏与收藏

方向前

阿育王寺有许多匾额、对联，其中一件“大雄宝殿”匾额，线条淳厚，书风庄重古朴，为甬籍书画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所书。

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画篆刻界，朱复戡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大家。他涉猎广泛，马公愚对朱复戡作过如此评价：“他渊博多才，工诗文，精金石，擅书画，精研六书，博览群籍，融会贯通，识力臻臻。凡有所作，无不古浑秀穆，度越前人，别开蹊径，而自成宗派，实千年来一人而已。”

要了解朱复戡先生的艺术成就，不妨从其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三方面入手。

朱复戡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书体俱擅，尤以篆书及行草书最具代表性。篆书是朱复戡一生研究和创作的重点，其研究和创作涉及石鼓、秦诏版、小篆及青铜铭文。他的书风雄浑厚重，笔力扛鼎，具有博大凝重、庄严肃穆之庙堂气。挚友刘海粟对其篆书评价极高：“笔墨之间，渊然有思，醇然有味，游神于三代，冥心于造化。”

朱复戡的篆书得益于对古文字的考证和研究。他不但关注《毛公鼎》《散氏盘》《大孟鼎》及《虢季子白盘》等青铜铭文，对秦汉简牍、陶文、砖瓦文等也有自己独到见解。秦诏版在我国书法史上影响巨大，朱复戡通过深入揣摩、学习，他写的篆书无论风格还是技法，深得秦诏版精髓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，已经超越了秦诏版，作品厚重、正大、高古，富金石气息，在临写及创作上，可谓无出其右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秦诏版出土时，作品缺失严重，文字短缺11字，朱复戡先生经过研究考证，为之补缺，这是篆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。又如《泰山刻石》，由于历经二千余年的磨蚀，几乎分辨不出所书内容，仅剩九个半字，朱复戡先生凭积年学养，修复了《泰山刻石》，全文共223字，这一事件引起海内外的轰动。可见朱复戡先生在文字学及篆书领域的功底。

在草书创作领域，朱复戡先生也是成就非凡。他擅草书、大草、行草诸体，尤其是他的“以篆入草”，一改原有草书飘逸灵动、秀美婉转之书风，使得草书更显浑厚、古朴。朱复戡还以篆隶书法相参，兼取“二王”架构，使其草书的笔法与字法更加丰富多变，真正把“碑学”与“帖学”融为一体。朱复戡先生对草书有自己独特的认识：“汉魏以降重行草，草书本由篆书出”，“书刻先须通金石”。他对草书的审美取向，受到过海派巨匠吴昌硕的较大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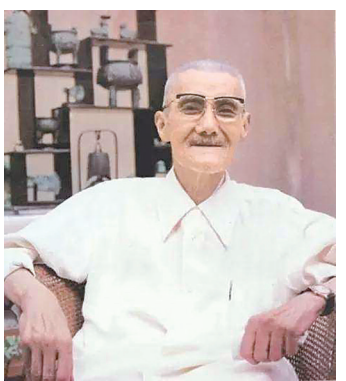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画篆刻家，吴昌硕的艺术得益于《石鼓文》，取法于秦汉篆隶碑版，书风富有金石气息及汉魏古风。朱复戡先生曾经告诉别人：“我把说文解字9353字，记得滚瓜烂熟，又把石鼓、诏版朝夕暮写，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。”

朱复戡先生是一位全能大家，诗书画印俱全。偶尔绘画，品格极高，所绘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走兽均以篆书线条出入，体现了中国画高古雄浑之风貌。朱复戡先生文学修养深厚，诗词功夫了得，故在其绘画中，多擅自作诗词为画中题款，诗、画、书法均属上品。

民国时期，张赛叟先生曾为朱复戡制定过篆刻润单，其当时计价高于吴昌硕。大上海高手如林，朱复戡先生的作品得到行内人士看重，实属不易。

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中，朱复戡作品几乎还未进入主流的大拍卖公司，仅在二三线拍卖公司偶有所见，价格也不高，四方尺书法作品在5万元左右。记得前几年宁波一家拍卖公司搞过朱复戡先生书法作品拍卖专题，有十余件作品上拍，拍品据说来自一位山东藏家，但成交表现并不十分理想。朱复戡先生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偏差，相信他的作品随着时间会慢慢成为藏家喜爱的藏品。

书存金石气 谈谈朱复戡的书画篆刻艺术



朱复戡（1902—1989），鄞县梅墟人，原名义方，号静庵，40岁后改名复戡。曾为西泠印社理事、中国书协名誉理事，现代著名篆刻家、书画家。

吴老的金石良言，我实践了一生，受用了一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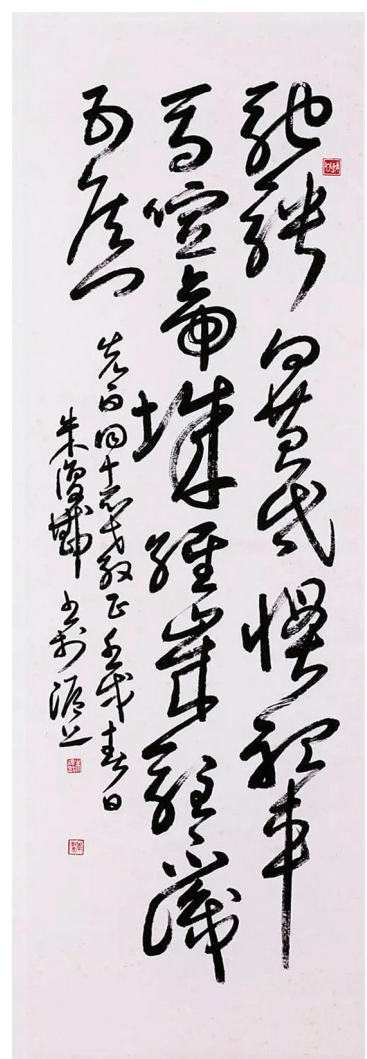
“碑学”自清中期鼎兴以来，社会上学碑之风盛行，不少书家在学碑同时，吸取了“帖学”风味。这一“折中”的方法，其实代表了民国以后的书风走向。尽管朱复戡书法以“碑学”为立场，但在其学书道路上没有放弃对“二王”帖学的汲取。如他所作《论二王书》题跋，就有对“帖学”的一些看法：“二王之中，右军笔笔沉着，特重结体，大令轻巧妩媚，尤乱法度，故献不及羲；又如逸少沉着雄健，何散潇洒奔放，故若能合而兼之，何可胜焉。”从朱复戡的行草作品中，我们发现，他对“字法”的取向，源于对“二王”结体的借鉴和吸取。

朱复戡的篆刻，早年受吴昌硕、赵之谦影响，同时旁及皖浙名家，风格上趋向于流丽婀娜。中年后，他宗法商周秦汉，向源头取法，印风高古浑厚，并具有自家面目。马国权先生在《近代印人传》中对其篆刻作如此评述：“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，气势雄劲，凝重浑穆，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，调节字之重心，或将笔画改正为斜，变直为曲，易方为圆。至耄耋之年，仍气吞斗牛，阳刚之气慑人心魄，揆诸历代书法大家，亦不多见。”朱复戡先生以三代金文、秦诏刻石，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，凭其扎实的文学考证，成为印学开派的又一金石大家。

朱复戡先生是一位全能大家，诗书画印俱全。偶尔绘画，品格极高，所绘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走兽均以篆书线条出入，体现了中国画高古雄浑之风貌。朱复戡先生文学修养深厚，诗词功夫了得，故在其绘画中，多擅自作诗词为画中题款，诗、画、书法均属上品。

民国时期，张赛叟先生曾为朱复戡制定过篆刻润单，其当时计价高于吴昌硕。大上海高手如林，朱复戡先生的作品得到行内人士看重，实属不易。

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中，朱复戡作品几乎还未进入主流的大拍卖公司，仅在二三线拍卖公司偶有所见，价格也不高，四方尺书法作品在5万元左右。记得前几年宁波一家拍卖公司搞过朱复戡先生书法作品拍卖专题，有十余件作品上拍，拍品据说来自一位山东藏家，但成交表现并不十分理想。朱复戡先生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偏差，相信他的作品随着时间会慢慢成为藏家喜爱的藏品。



朱复戡书法作品（方向前 供图）